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三　　宋　李綱　撰

論上

三帝論

秦始皇帝漢孝武帝唐明皇帝皆以過人之材履治安之世内則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外則窮兵黷武以

邀絶域之功并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為後世笑
然而秦傳二世而亡武帝躬蹈巫蠱之禍不能保其妻
子而卒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明皇遭禄山之變身取播
遷而肅宗亦能戡定禍亂收復土宇成中興之業三帝
者所為則同而其報不同何也嘗試論之人主有過人
之材而履治安之世者其志必大而欲必多惟其欲多
故必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惟其志大故必窮兵黷
武以邀絶域之功若夫甘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

則亦以其志大而欲多故也是三者雖皆足以致危亡然而其操術英斷而發寤悔過者即其身可以轉危而為安漢武帝是也其祖宗之德澤深而天下之人材衆者雖失之身而後嗣繼興亦可以振亡而為存唐明皇是也咸無有焉以自底于危亡之地則始皇是已何以知其然耶武帝遭巫蠱之禍悟田千秋之言而其晚節何其與平時相反也平時土木之功聲色狗馬之玩斬刈民力耗蠹天下而其晚節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

為撡粟都尉教民力穡平時開邉通道爪牙衛霍獵取夷狄天下騷動而其晩節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平時喜方術崇祠祭尊寵文成五利之徒以徠神僊而其晩節降詔曰吾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為方士之所愚弄天下豈有神僊但節食服藥可以少病而已故能收治效于末路委神器于幼子而天下不亂豈非操術英斷發寤悔過即其身可以轉危而為安耶明皇開元之初勵精庶政委任得人衆職修舉凜然有貞觀之風其

後怠忽荒政而内寵擅權外相李林甫楊國忠數十年自蔽耳目養成禍基侈心一開竭天下不足以奉其欲邉臣喪師數十萬而不得知也方且奉符瑞假神奇以鎮服天下禄山乘間竊發金鼓一震竄身巴蜀而委宗社于賊庭廟祀幾亡固其宜也然而高祖太宗之德澤結于民心太平既久人材衆多故肅宗建號于靈武而四方忠義之士奮袂而起響應影從不可勝數若顔杲卿真卿倡義于河朔李憕盧奕死節于洛都張廵許遠

著績于睢陽郭子儀李光弼成功于長安而唐室再造
繫數臣是賴豈非祖宗之德澤深天下之人材衆雖失
之身而後嗣繼興亦可以振亡而為存耶若夫秦則豈
有是哉阿房之宫隔離天日鐘鼓嬪嬙不移而具驪山
之後下涸三泉中成觀游上成山林既以強力擒滅六
國又命蒙恬北築長城以守藩籬卻匈奴者數百里遣
徐福輩治裝入海以求方丈蓬萊親廵海上以俟神人
至死不寤峻刑苛法以敲扑天下焚詩書以愚黔首天

下豪傑散棄山澤陳勝奮臂一呼豪傑並起而秦亡矣由此觀之三帝者其所為雖同而其報則異豈不各當其分歟人主不幸而有過舉若武帝斯可矣彼秦之始皇唐之明皇遺後世戒顧不厚哉

三教論

儒道釋三家之教自漢以來鼎立于天下為儒家之學者曰吾之道聖人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得其位而行之孔子推而明之其德仁義其文詩書易春秋其

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服麻絲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生者有養死者有葬治天下者舎吾之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為道家之學者曰吾之道亦聖人之道也黄帝得其位而行之老子推而明之尊道德而小仁義貴精神而薄禮法以清淨為宗以慈儉為寳以柔弱為體以無為為常秉本而執要少私而寡欲以長生久視為致道之效治天下者舎吾之道天下亦不可得而治也而釋氏之

徒亦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以布施攝慳貪以持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散亂以智慧攝愚癡以慈悲為心以寂滅為樂以常樂我淨為法以菩提涅槃為至以因果報應為化導之術治天下者用吾之道可以不言而自化不令而自行不待賞罰使民遷善而遠罪然則治天下者果何所適從而可乎曰從儒彼道釋之教可以為輔而不可以為主可以取其心而不可以溺其跡何也七政之所加五賦之

所養中于天下者為中國而儒者之道治天下之常道也禮君臣正上下綱紀法度之所布號令賞刑之所施進君子而退小人使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所以為太平治之至者未有不由此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由周公而上上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為臣故其說明而後世有為之主慨然有志于斯者未有不即其身而致太平之治也豈非崇儒之明效乎若夫道釋之

教以為輔而取其心則道家之所謂清淨慈儉柔弱無為少私寡欲者其說可取而亦足以助教化矣釋氏之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者其說可取而亦足以助教化矣至于以為主而溺其跡則以道家長生久視之說變而為神僊方士之術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漢武帝唐明皇是也以釋氏因果報應之說變而為禍福禬禳之事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梁武帝唐懿宗是也漢武帝内建神明通天之臺外寵文成五利之徒崇奉

祠祭以候神人然不能消巫蠱之禍唐明皇獲靈寶之符致混元之降章疏舉于空中夢寐達于帝所然不能止祿山之亂是皆溺于道家之跡以長生久視之說變而為神僊方士之術之過也梁武帝祀郊廟社稷以麪為牲親屈萬乘之尊正坐講說捨身為寺家奴布髪于地使其徒踐之然不能救臺城之辱唐懿宗迎佛骨於鳳翔歌唄道場以夜繼日涕淚悲泣以躬率其臣民然不能益年祚之短是皆溺于釋氏之跡以因果報應之

說變而為禍福禬禳之事之過也治天下者從于儒則治安之效如彼溺于道釋之跡則禍亂之階如此亦可觀矣然則有天下者如之何治之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釋之教存而勿論以助教化以通逍遥且設法以禁其徒之太濫者宫室之太過者斯可矣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然後足以為治哉

災異論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陵崩隕常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五石隕墜六鷁退飛鸜鵒來巢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者所以記異也書水火之災雨雹大雪震電晦冥多麋有蜮饑旱螽螟有蝝所以記災也災異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為之説是耶非耶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何哉天地萬物以人為本庶政脩而萬事康得治之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悖其宜事失其叙有亂之理則見于天者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霜雪風

雨之不時而反時為災者天之變也見于地者山崩川竭水火為災震動陷裂而反物為妖者地之變也見于物者羽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怪螟蝗蠡蝝螽午竝起而稼穡卒痒者物之變也聖人必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脩省以消去之故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痾眚著于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為之應某異見則某事為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闊

而難信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然哉主張翕闢亦有司之者耶曰通天下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于此而祥異應于彼猶影響之于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胡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色見于面目達于氣體可視而知可診脉而得其本在于腑臟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腑臟而疾病可痊善治者脩其政事而災異可弭故堯以水而儆予湯以旱而

責躬大戊以桑穀而脩厥德高宗以雊雉而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而懼太宗罹蝗螟之異而憂皆能弭災異以為和平身致大治豈非畏天戒之明驗乎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附會為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其說以謂天地與物之變咸其自爾吾無與也何足畏乎遂使人主樂聞其說不復畏天而有恐懼脩省之心其為害豈淺淺哉夫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

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語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與嗟嘆而三賀之至于天地萬物之變則恬不加恤以謂未嘗有災異焉其亦異于聖人之意矣

朋黨論

君子小人得位而立人之朝則必各引其類以自助此朋黨之所由興也然而君子之類以道義親小人之類以勢利合君子為國正直而不撓小人為身姦諛而取

容其判若白黑然顧人主勿之察耳自古人主知朋黨之為患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在君而不在臣何哉人主之所以處己者其剛足以決柔其明足以照姦其誠足以興善其中正足以觀天下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所謂朋黨者蓋無有也迨夫剛不足決而優柔不斷明不足照而昏蔽可欺誠不足與而有二三之德中正不足勸而有偏陂之心然後君子小人混淆雜揉引類以相排君子既指小人以為朋黨小人亦指君子以為朋黨人

主茍惑而弗察退君子而進小人則禍亂階矣請借古以明之方堯之時其所進用者臯陶稷契之徒也其所竄殛者共鯀驩兠之徒也方成周之時其所輔相者周召之徒也其所流放者管蔡之徒也豈有朋黨之患哉漢之末其君若桓帝者昏蔽可欺是以姦邪擅朝磐固交錯指一時名節忠義之士以為朋黨而黨錮之獄興漢因以亡唐之末其君若文宗者優柔不斷是以牛李之徒結為死黨一時正士不附已者悉排斥之搢紳罹

禍幾四十年唐因以衰由是觀之朋黨之說不出于堯舜成周之時而出于漢唐之末槩可見矣人主欲無朋黨之患莫如自治剛也明也誠也中正也皆自治之道也易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欲無朋黨非明可乎詩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所謂誠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所謂中正也率是道以照臨百官而君子不進小人不退士大夫不環植而散群末之聞也不能自治而

欲分别朋黨之是非譬猶燭鑑不明而欲辨妍媸權衡不設而欲揣輕重盖亦難矣故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非虛語也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四　　宋　李綱　撰

論下

禦戎論

理財論上

理財論中

理財論下

禦戎論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凉靈武瓜沙甘肅銀宥之地百有餘載乍叛乍臣為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于内介胄之

士用命于外虛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飛芻粟曠日
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故境制其死命而劉平徐禧劉
法之徒覆全師蹶上將者往往而是也夫蕞爾數州之
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泰山之壓卵然而用力之
多見功之寡敗軍之衆者其故何耶行兵之道不若彼
者有四自治之術未盡善者有六彼軍旅之力全而我
軍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
所規者大而我所規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

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帥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糗糧之蓄不廣錢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也嘗試論之夏人每欲入寇必聚兵于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城寨虜人畜動輙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帥各以其兵入力散勢分不相為用彼方虛城清野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全力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于必死此前

日熈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故耶夏人非有高爵厚禄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鬭耐饑渴其視冒矢石蹈鋒刃死行陣若談笑然故能驚邉擾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制御而吾之師獨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為可用耳至于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鞞之聲見旌旗之色流汗股慄已欲曳兵而走況可與之臨陣接戰以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則強者亦與之偕潰此顯布之所以破

楚將也豈非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耶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其賞之如此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鬬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致大勝而吾之法每得一首級則轉一資賞帛有差戰士知首級之為貴也兵刃既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必下馬斬首久而後得奔北之冠已鳥散而遠遯矣以故吾之勝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規者大而我

之所規者小即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叛亂弱則請和叛則利于虜掠侵犯邉境和則歲賜金繒若固有之以故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而其深謀遠慮常為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和附文恬武嬉無豫備不虞之患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之所圖者久而我之所圖者速耶四者既如此矣而自治之未盡善者其弊亦可得而言也古之將帥付以閫外之

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鈍則蟠見可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殺可専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罷易故能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樂為之用而有功今則不然為帥于千里之外而受制于九重之中見可欲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難矣此不專將帥之任其獘一也古之良將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其甘苦百里之内

牛酒日至以享之激以忠義礪以爵禄不幸戰歿恩卹備至生無饑寒之患而有信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毅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野而不辭今則不然將之與卒固已遼絶而不相知矣廩貯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戰之歿于行陣則以逃亡為言賻贈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如是而欲責其伏節死難亦難矣此不振士卒之氣其弊二也國以兵為本兵以食為天雖有金城湯池之

固非粟不能守也雖有烏獲任鄙之力非飽弗能鬬也鼂錯爲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國亦言積穀三百萬斛寇不敢動矣惟此失策故彼敢爲逆由是觀之欲强兵以制敵未有不以穀粟爲先者今自陜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謂天府也豐歲粒米狼戾有司窘于錢帛無以廣糴凶年軍食不足率之于民至有白晝持梃群起而擊縣令者又行坐倉之法士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廣糗糧之蓄其弊三也往歲陜

西鐵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鐵錢寖輕以二當銅錢之一自東南夾錫錢罷不行悉運于陝西物價翔踴而錢益輕凡二十而當一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一千者纔可以為銅錢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于公鬬不可得也不為之制則物重錢輕其獘無窮遽以法平之則商賈不行而交易之道廢未見有良策者又觧池之鹽不假烹鍊而自成其利日為錢一萬緡以歲計之凡三百六十萬緡可以支陜右兵費五分之一自東南末

鹽行于西北而觧鹽不行塵委山積坐失國計每以調度仰給朝廷帑藏為虛亡有窮已此不通錢貨之法其獘四也古者賞不踰月欲民之知勸也罰必當罪欲民之知畏也治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甚蓋驅民于鋒鏑之間欲人自為戰非賞罰何以使之今有躬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僥倖之人第功殊列偏裨失主將逗留怯敵者未必罰而一有小利則張皇其功以邀上賞尚何以使戰士知所勸沮哉此不明賞

罰之令其獘五也王翦之伐荆非六十萬不行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為積歲之計葢其攻守之策素定于胸次利于速戰則必盛卒徒以臨之使功無踰時後不再籍利于緩守則必屯田積榖坐省餽運以待其疲弱然後一舉而滅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今攻守之議初不先定平居屯戍開口待哺仰食縣官其費不貲一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策徒浪戰以僥倖一時之功是以西鄙用師積數十年未見顯效此不審攻守之議其獘

六也六獘如此又加之以行師之道不善于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區區數州之地敢讐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購誅積稔無足怪者為今之計莫若反此必欲征伐使五路各守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以精兵數十萬齎數月糧擇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則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以為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聲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

戰勝之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卻敵破陣為最帥論諸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推賞則吾之所規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峙糗糧繕甲兵習于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師而不邀功于旦暮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者既備而又委任將帥許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卹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寶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必素定而不出于臨時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上以攄祖宗之宿

憤下以復境土于輿圖奈何可以為而不為也今夏人雖屈膝請和然戎狄異心强則復叛及是時宜思所以制御為萬世慮者搢紳之士亦不可以不講也

理財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教以明禮義為本政以足財用為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二者相須以成體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則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財以義制三者相為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用者掌于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節之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用下以制百官有司之禄以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饔飱之禮其餘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式法具焉民有常職國無暴征上下與足禮樂庶

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量入以為出後世以宰相兼錢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廩禄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邉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裁制之蓋得周官之遺意故嘗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産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年而無饑

寒匱乏之患茍不然人人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山煮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為不多也然而比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于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守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內之賜予燕遊玩好應奉外之營繕力役邊事河防各有主之者隨意所欲莫敢誰何以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雖使粟菽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丘山亦安得不為之匱乏也為今

之計所以理財者如之何而可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煩費而量入以為出庶幾乎其可也

理財論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患無財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説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遺利則國用足矣殊不知自漢唐迄今取于民者已竭又欲以法籠之是民之所以相生養者必欲盡奪之而後已

也何哉古者取于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諸侯專利以自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至秦收太半之賦頭會箕斂民不聊生豪傑並起而亡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殖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往往弛租稅以寬民力武帝外事四夷内極奢侈海内蕭然爷藏空虛調度不給于是舟車有算榦鹽鐵制榷酤告緡錢以足一時之用而後世因之遂為常法

唐初以租庸調爲民賦之制其後罷而爲兩稅又制茶法取于民者其條益繁孟子曰有布帛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之民征于三者之外已不可勝數於斯時也又欲設法以籠之使民之所以相生養者必盡奪而後已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理財以義爲主理財不以義而以法度之威臨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斂掊克而民益窮非社稷之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於此有道焉可以民不

加賦而國用足煮海採山鑄錢是也山海者天地之藏王者所擅而有者也取之不竭用之不旣以法權之使運轉流行而不窮則其為利可以與天地相參也何哉民自生齒食鹽與茶與穀粟等而錢貨之法上令之下行之不可以一日無也齊以鹽筴富吳以鑄錢强自唐以來茶助國用者十居一二講究其法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理財之術莫大乎此夫茶鹽者天下之經費也𥘵時官運收息郡縣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郡縣

也比年走商賈實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朝廷也在朝廷而以其半供御府以其半助版曹猶云可也至于悉入御府則天下之利源竭矣若夫鑄錢之利所謂母權子子權母者其術有可議焉但當養信使民不以廢興之數爲疑耳釋此弗議而欲聚斂掊克與民爭錐刀之利亦可謂不知理財之本矣

理財論下

議者曰邦用之所以匱我知之矣爵禄濫而冗食多耗

蠹使然今若罷冗局省吏員一切務為撙斂之計則邦用可以不勞而告足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觀其小而未觀其大也何哉比年以來耗蠹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曰營繕二曰花石三曰製造四曰力役五曰賜予是五者虛國罷民之本而糜費之大者今為撙歛之計而不敢及此是不務其本而務其末不節于大而節于小其于邦用果能有所補耶易曰甘節吉又曰苦節不可貞中則甘過則苦今一切撙歛不務中制至于太過而苦

亦非長久之策也夫官吏之冗固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不失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員多闕少既不足以容之今又一切罷省使數千人皇皇然無所歸宿可不為之念慮哉為今之計莫若于營繕花石製造力役賜予縻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員闕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一家父兄之所以自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朘削其子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得乎此

不可以不察也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四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五

宋 李綱 撰

迂論一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古之創業撥亂之主必有一世之英材起而輔翼之卒然相遇于草昧之中非知之難用之為難而能盡其用為尤難也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盡與不用同知其材而能盡用之惟高祖為然高祖因蕭何而知韓信設壇場拜以為大將中分麾下之兵使之定三秦虜魏豹擒夏說破趙二十萬衆脅燕平齊卒滅項羽豈特信之功哉高祖能盡其用也因魏無知而知陳平以為護軍盡護諸將捐黄金四萬斤使間楚之君臣不問

出入而楚之君臣果以疑疏遂至于亡出六奇計而天下遂定豈特平之智哉高祖能盡其用也至于子房蕭曹則高祖素所自知也何守莞籥餽調兵參從征伐攻城畧池而子房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謀合志從無不盡其用者彼韓信陳平皆嘗從楚以策干羽弗能用也而羽之骨鯁之臣如亞父鍾離昧之徒一為漢所間遂疑遠之用而弗能盡也楚漢之所以興亡雖其故多端而大要在此故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使通侯諸

將言已之所以得天下而項氏所以失之者高起王陵言其故而高祖推明子房蕭何韓信之功以謂彼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嗚呼若高祖者其可謂知所以取天下之要歟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為姦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大難

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望而國
之所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為姦亂之臣之所深畏也
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而
憚宮之奇陳平為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
離眛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反間其君臣破
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則曰黯好直諫守
節死義至說公孫弘大將軍如發蒙耳而曹操遺孫權
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効赤心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

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為能不為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奬之故隨侯聞季梁之言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漢武推汲黯為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宫之奇去而虞所以為晉禽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為漢滅也悲夫

論君臣相知

昔之君臣所以能有為于世必其相知之深而相與之

誠如腹心手足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不事形迹無所疑間忌媢讒慝者不能容其姦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而定大業自漢以來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處子房于帷幄之中光武之于耿鄧元帝之于王導太宗之于房杜皆出入卧内委以腹心故能創業中興光有天下而憲宗得一裴度武宗得一李德裕皆付任不疑以責成功而唐之紀綱號令遂以復振君臣會遇之際顧不重哉齊公之于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管仲

之言亦曰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以小人間之害霸也先主之于孔明自以謂猶魚之有水舉蜀國以聽之而自二十罰以上孔明皆親不以為專不如是不足以霸諸侯而據一方況其大者乎若夫且用而且疑之來讒賊之口行譖愬之言有所施為則疑曰不然有所薦進則疑曰不可而欲須功業之成譬猶掣肘而求善書縶足而求遠至召醫師不使之投藥石而責以起死之功用梓人不使之揄棟楹而責以無覆壓之患蓋亦難

矣古人有辭三公之位而灌園棄萬鍾之禄而不顧者彼豈獨輕富貴哉誠難于受任故也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氷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為勝負而君子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待者重而去

就輕于廢興曰有命於得之不得曰有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其誠足以任人則君子亦將不與世競退而自樂其道非特如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己而從人必使由于吾之規矩準繩之中逆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劣類非中材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尤易舍而難合也至于小人則不然其自待者薄不顧禮義廉耻而惟利之為從富貴爵禄決性命以争之故不得于其君則已一得于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葢其操

術必有小忠以結其主之知必有秘計以中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燕安為之餌屈己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暱以知其動静而迎合其意故自中材之主鮮不惑之及其得志則傲然無所忌憚排擯忠良援引黨與豐己殖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加恤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于家國俱敗而後已雖至于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此小人之進所以為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姑取漢唐以來用小人之

效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使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閉宮門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如所言後果有告顯専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賞勞尤厚顯以故能譖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之屬皆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

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耶高宗欲立武后許敬宗李義府揣知其旨朝獻策而暮進用乃與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郝處俊來濟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袵而國祚移此豈非以秘計中其主之欲耶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也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賂遺左右審視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

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明皇任之不疑深居燕適沉蠱衽席而致天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恃內援與祿山爭寵謂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祿山既叛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險拒之而國忠疑其反已且誅君側之惡從中督戰翰遂以敗及陳元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亦無及矣此豈非必至于家國俱敗而後已耶德宗奉天之變起于盧杞故涇軍之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

陌矣其名怨挻亂皆杞為之既狩奉天姜公輔請挾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而泚果為涇軍所立渾瑊請道乾陵掎角以破賊杞以謂驚動陵寢請道漢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幾殆李懐光自河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己即譎奏曰懐光勲在社稷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事機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宗然之詔無朝懐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而德宗念之不衰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

姦邪朕獨不知何也泌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而陛下獨不知乃所以為姦邪也此豈非雖至于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邪嗚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澹然無欲而明足以察之使小人無所施其巧庶幾乎君子可進而治安可期也詩曰彎彼飛蟲時亦弋獲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深戒之哉

論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周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至則保身之術疎是二者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惟君子為能勝己之私而公生明故所見皆遠者大者惟其所在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于謀身而身常安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于蹈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于自營而私生暗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于己之為從雖區區欲保其身而常至于不可

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害者也有得以茍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常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而小人可以備役使茍倒置之則必至于敗亡者非其材智之不足心術使之然也趙高之于秦也不可謂無材智其為已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亡而族亦誅虞世基之于隋也亦不可謂無材智其為已之謀至矣不知煬帝亡而族亦不免于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

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哥舒之敗懷光之反禍雖在國而未及于已使哥舒反旆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已且受其害故安為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則為之害于國而不害于家則為之曾不知不利于人亦將不利于已害于國亦將害于家故古之用小人

者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其真知言歟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于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于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于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于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非常之變故及

察事理之將然必力爭而救止之雖得罪至於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時君聽之可以轉危亡而為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于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于無可奈何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君子亦無憾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間漢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之祥與夫漢二百年當再受命知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

于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鳯遂死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簒漢方李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間唐故使之蓄于宮中而爲之兆其祕讖之所載李淳風嘗言于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無忌郝處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復深論之將使之草廢詔而不果竟以斥死中宗既廢而武后因以革唐向使成帝感悟劉向

王莽之言抑退外戚而進用宗室必無王莽簒弒之禍高宗感悟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后雖已立而廢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于得罪以死而卒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而一切歸于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言則笑之曰是將以一簣而障江河之潰以一木而支大厦之傾多見其不知量也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

人事每每不脩而悉委之于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五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六

宋 李綱 撰

迂論二

論大將之才

將才之難非謂偏裨闒將之難也而大將為尤難所謂大將者必其恩威足以信服其士卒而智慮足以料敵而制勝不規小利不求近功而深謀遠畧足以戡亂而禦侮此固存亡安危之所繫而國之所恃以為命者也古之命大將者必齋戒而設壇場禮之如是其重也命曰閫外之事不從中御任之如是其專也重其禮專其任而責成功故小可以保一國大可以取天下以制夷

狄以定禍難未有不在大將者詎可忽哉方戰國時齊有穰苴田忌吴有孫武魏有吴起趙有李牧廉頗燕有樂毅秦有白起王翦蒙驁之屬皆大將也握其國之兵柄威名震于鄰國而秦最強故能卒并諸侯而有天下漢興亡秦斃楚其從攻伐之將亦多矣獨韓信足以當大將之任故蕭何力薦之而高祖亦稱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惟信為然黥彭之徒不與也其後七國之變則有若周亞夫毅然有大將之節至孝武征匈奴則

有若衛青霍去病孝宣討西羌則有若趙充國馮奉世皆能宣國威靈獮取夷狄如禽獸然光武中興爪牙之臣稱二十八將而著方面之勲如鄧禹耿弇馮異岑彭者不過數人太宗削平僭亂猛將如雲惟李靖李勣號為大將動無遺策至天寳禄山之亂則有若李光弼郭子儀奉天朱泚之變則有若李晟馬燧渾瑊皆能勤勞王家掃除氛祲光復宗祏亦其選也是知帝王創業中興戡不若康不乂非得傑材以任大將安能底艱難之

業以有此武功哉國初如曹彬曹翰潘美王全斌其後有狄青曹瑋种諤之徒皆足以爲大將之選而自宣和以來夷狄之禍亦云酷矣可以當大將之任如种師道者凋喪略盡見存諸將僅足以充偏裨之選中間博詢遴擇擢于小官才得一二不旋踵而以寸紙罷之待將帥若是其輕也迄今未聞有建大將旗鼓可以副天下之望者事日益難人材日益乏而不早留意于此可勝慨哉

論兵機

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機機者時事適然之會而安危強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強失其機則安必危而強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行之者為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于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相拒于官渡也紹兵強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糧乏將退師荀彧曰不可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破紹而定河北其

後既得荆州敗劉備于巴丘矣使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畧則孫權不得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眧之徒亦勸權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為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曰操兵遠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恊規同力以破操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遂合兵以拒操于赤壁乘風縱火焚其舟檝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

然則所謂機者國之存亡所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機而機會之來間不容髪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于袁紹備勸劉表使乘虚以襲許昌表不能用其後悔之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若備者真可與機者哉

論英雄相忌

曹操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備方食為之失匕箸其後操聞孫權以荆州假備方作書為之落筆于地備又嘗與權論周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而周瑜亦上疏於權曰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羽飛熊虎之将必非久屈為人用者割土地以資助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英雄之相忌如此備雖寛仁得士心而屢戰多敗然天下皆以英雄許之操亦謂之人傑轉側擾攘之間屢危而脱操使之邀袁術權委之收

荆州皆既遣而後悔卒能有巴蜀與操權抗衡此殆天命非獨人力使之然也

論共患難之臣

句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成于吴而卒報之越既滅吴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夫種曰越王之為人長頸而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同安樂弗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句踐果殺之其後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飛鳥盡良弓藏

狡兎死走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患難至于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為而不可惟其處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子胥以屬鏤而項羽之疑范增至于疽發背以死二臣死而國亦亡所以深可悲也夫

論裴行儉李晟行師

裴行儉出師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高岡吏曰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

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李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勝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夫營壍地卑則水所鍾使無風雨則已萬一有之必致沉溺之虞此行儉所以必徙而適與風雨會其曰無問我所以知者可謂能假天道以行其令矣天道遠而五星盈縮不常故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屈其曰人臣當

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者可謂能盡人事以致其節矣此固衆人之所弗及也大將之術當如此

論社稷臣功臣

周勃親入北軍誅諸吕迎立文帝漢室以安而袁盎與文帝論其為人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汲黯徒以質直好諫犯主之顔色而武帝與嚴助論其為人帝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絳侯

本兵柄弗能正其後大臣相與共誅之而適會其成功汲黯面折廷争所守者正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至淮南王欲謀變獨憚黯不敢發以謂説公孫弘輩如發蒙耳此固袁盎所以稱勃為功臣而武帝所以稱黯為近古社稷之臣也以勃為功臣則知陳平之亦功臣也以黯為近古社稷臣則知王陵之亦近古社稷臣也方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使平勃

等協力同辭以拒之則高后知有所憚必不敢王諸呂

徐以策圖之劉氏何患乎不安而平勃阿高后意皆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無所不可

者陵既廢而諸呂皆王擅權握兵幾亂天下其後高后

崩平勃謀誅之至使酈寄紿呂禄而與之遊矯節入北

軍使士皆左右袒以觀其所向亦可謂危矣曷若絶之

于早之為愈也故袁盎謂勃適會其成功而王陵之節宜

與汲黯同固不待事成而後見也唐高宗將立武昭儀

為后褚遂良長孫無忌皆固執以為不可帝以問李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阿帝意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無忌遂良逐而武后立其後唐祚幾移然則無忌遂良固社稷臣而勣之姦豈非杖平勃之説哉或謂平勃從呂后而卒安劉氏與狄仁傑從武后而卒正唐室異世而同科此不然平勃親與高帝之盟當諸呂未王時可止而不止其後乃以計滅之仁傑晚相武后以至誠感悟后意遂

逈中宗仁傑其爲優歟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于涇陽復脩舊好遂破吐蕃于靈臺唐室以安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贊之辭爲之請盟于朝德宗命渾瑊會盟平涼而虜刼盟瑊僅以身免官屬皆陷二者皆出于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料敵而燧瑊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爲回紇所畏服懷恩以其死

紿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已愕眙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纔萬人而虜衆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其傾見從數十騎免胄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舊歡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此非特至誠足以壓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贊者其計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瑊耳不去之必且為吾患故縱反間以動晟其辭孚幣因燧請盟以刼瑊而燧不以為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

得徐守光而不知結贊之為詐故決信之若瑊者但以奉詔為恭而不能料虜之可否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虜不可盟徳宗弗用也既而三帥皆罷如結贊策自古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為害者也

論創業中興之主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有包舉天下之度運動天下之材具識慮規模英偉宏遠然後股肱心腹之臣得展盡

底蘊因而翼之以成其功蓋與繼體守文之君一切資于輔相者不同高祖由布衣仗三尺劒破秦而與項籍爭衡方其就封漢中也蕭何追韓信之亡而薦之其言曰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策安決高祖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遂以信為大將還定三秦與楚戰于滎陽成臯京索間高祖軍敗脫身跳者屢矣而志不衰下馬踞鞍問張良曰吾欲捐關已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言九江

王布彭越韓信揹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高祖用其策卒破楚垓下其後陳豨黥布反高祖皆親將以討之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其識慮規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光武由宗室起南陽親破尋邑百萬之衆既持節渡河崎嶇燕趙之間屢困而志益厲攻拔樂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與群臣論所以定天下者其後征赤眉銅馬之屬皆身臨行陣間破而降之既圍隗囂于天水勑岑彭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後竟禽
公孫述而天下遂定自隴蜀平知天下凋耗不復議兵
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進文吏量時度力舉無過
事而海内治其識慮規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唐李翺常
怪神堯太宗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
取河北及其甚也内為姦邪閹官之所制外為強臣藩
鎮之所逼號令不出國門而卒至于亡此非獨勢之凌
遲亦其不才使之然也猶之父祖起家廣置田宅以遺

子孫而子孫不才不足以守之昏于酒色惑于僕隸而良田美宅皆為有力者攘取而不知也饑寒逼于己而後知之葢亦晚矣可勝嘆哉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七　　　宋　李綱　撰

迂論三

論天下之勢如奕棊　論李廣程不識為將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論元帝肅宗中興

論志　論封建郡縣

論方鎮

論天下之勢如奕棊

凡定天下者如奕棋之取勢得勢而奄有局中者多勝失勢而求生遑遑者多敗善任人者如奕棋之置子夫置子不定不足以勝敵而況于任人乎楚漢之相拒于滎陽成臯之間也高祖雖屢敗而莫肯先退其後既劃鴻溝羽引而南漢軍乘之而楚遂亡曹操袁紹之相拒於官渡也操雖兵少糧乏而莫肯先退其後焚紹輜重紹引而北操軍乘之而河北遂定故若高祖曹操者可謂能取勢者也高祖用子房蕭何韓信皆人傑而項羽

有一范增不能用也曹操用荀彧張遼之徒謀無遺策而袁紹有一田豐卒憝而殺之故若高祖曹操者可謂能置子者也觀四方之形勢於一枰之上任人材之智巧于枯棋之間而天下不難定矣

論李廣程不識為將

李廣程不識之為將如陳遵張竦之為人李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

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是時漢邊郡程李俱爲名將然程不識之治軍兵家之常道也張竦愽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陳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是時遵竦俱以列侯為郡守名重一時然竦之行已士君子之常道也馬援征交趾以書誡其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吾于程李之為將陳侯之為人

亦云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婁敬脫輓輅說高祖以都關中即封以為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皆言易擊復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往見羸弱此必欲伏奇以爭利不可擊也高祖以為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城之圍七日而後得解乃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封敬二千户號建信侯客有韓生者亦說項羽以都關中羽不能用一言不遜即斬之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曹操征烏丸羣臣諫之不從引軍出盧龍塞道不通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既還問前諫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儌倖雖得之不可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而袁紹之南攻田豐說之曰曹操善用兵雖少未可輕也不若

以久持之今決勝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愬諫紹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别駕當幸其言之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操安得不興而紹安得不亡也蘇軾有言為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元帝肅宗中興

晉自惠帝以來主昏于上政亂于下藩王擁權日相誅討而王衍之流以清談廢事虛曠無心名重海內風俗大壞蕩無綱紀于是劉元海聰曜石勒之徒鋒起飈舉陷河洛覆闕輔而二帝沈于虜廷唐自開元末明皇倦于機務酣適燕安內蠱嬖豔外委姦孽而林甫國忠相繼秉政挺亂產禍妬賢嫉能固寵保身不復為國家慮于是祿山思明踵為叛亂陷河朔覆兩都而乘輿蒙塵于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禍心乘間竊發以為中國難

猶之一身暴得劇疾而不可支則必怙康強蔑調護耽嗜慾致耗之故邪氣得以乘虛深入而以疾作之日為受病之始豈理也哉然五季之亂神州天府鞠為寇盜之區雖忠臣志士發憤經略卒不能復則以元帝興于江左故也安史亂唐盜據神器賊勢鴟張而不數年間王師剋復兇徒逆儔掃殄幾盡則以肅宗治兵于靈武故也夫東南卑遠其兵剽輕而元帝由瑯琊闚晉難渡江王導諸人相與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顛百度草創糾

合諸鎮協智畢力以抗勍敵僅能保守一隅雖有劉琨祖逖驅馳中原志卒不遂其後溫裕因時電發復洛陽取關中竟亦不能守也朔方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而肅宗起于靈武有郭子儀李光弼為之將帥張巡許遠守睢陽以扼江淮之衝其餘方鎮之兵起而討賊者不可勝數遂能翦鯨鯢復故都以定天下則雖天時人事不同亦其所處之勢使然東晉以區區踈屬起江表披荆棘立朝廷有王導以為腹心有顧榮賀循紀瞻以從人望

有郗鑒陶侃溫嶠之屬以處方鎮保綏東南捍禦西北其後苻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而謝安區處將帥以偏師破之晉之享國百有餘年自今觀之亦未易可輕也

論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立事建功必有志以居其先故書曰功崇惟志傳曰有志于上猶止于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而況無其志者乎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五霸是也圖五霸之

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故有其志而不能至者有矣未有無其志而能至者也善用志者必為之規模而其規模之大小如其志之廣狹事功之成亦如其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堂奥庭廡榱題棟楹高下脩短皆已先定于胸次豈待操斧斤而後議哉韓信說高祖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任天下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則項羽之強易弱其後破楚如信言耿弇說光武起上谷漁陽兵以

定邺鄴又請益發幽州精兵以集大計而定天下其後既破張步光武勞之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諸葛孔明說蜀先主取荆益以江東為援而禦曹操則鼎足之勢可成後卒如其策由是觀之抗大敵建大事而志不立規模不先定者未有能成功者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之

頗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而卒
歸于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
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為優何以
言之並建親賢以為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
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則牧伯得以征
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強侵弱大并小僭禮樂
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
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

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于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獘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内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疆理天下為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獘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于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

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于衰微猶使強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禄山史思明叛于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黄巢起于嶺表秦宗權起于淮蔡為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其毒者而郡縣

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于天下優于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葢封建宜于草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于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獘今夷狄之禍甚于安史盜賊蜂起不減黄秦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全封建郡縣而為之者也于古有稽于

今可行救今日之獘舍此亦無術矣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于邉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劒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寳末禄山思

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既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師德宗時朱泚亂變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黄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犄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于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爪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三叛將

而朝廷遂失河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以邀命于朝而天子一切屈已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宗任德裕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令幾于復振下逮僖昭之間唐室微矣巨寇飈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靡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于亡者授任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國家

鑑唐之獘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邊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祖宗德澤浹于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于四夷無大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載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敵長驅中原邉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風逋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二聖巻六宫而北之矣陷兩河擾闗中蹂踐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間竊發者往往皆是而

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捍大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之所慮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八　　宋　李綱　撰

迂論四

論兵　　論帥才

論非常之功　　論宰相

論三國之勢

論諸葛孔明六事與今日同

論兵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為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衰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有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為近古府衛之法壞變而為彍騎彍騎之法壞變而為方鎮之兵至五季始盡黥以為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于汴無高山大河之阻其勢不得不以兵

為強故天下重兵悉屯于京畿更戍邉郡以虎符出納
其分布諸路有隷將兵有不隷將兵當熈豐盛時合中
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熈豐
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
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没者又半之而靖
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
初勤王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民兵而
朝廷不復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

募兵于河北關中京東西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為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于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制莫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剗刷官田如户絶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明其勸沮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于擇帥臣以總之

帥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

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犀利率戶二十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

擊竒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而威聲隐然震于西南由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寛其御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于畿甸故嵗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錢帛于京師州郡租賦僅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者今畿甸之兵寡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養兵之費損上供之數以給之胡為而不可事固有當因時而變通者正謂此也若夫團結民兵人見廵

社之法不可行遂以謂民兵之不可用此大不然巡社之法可行于西北不可行于東南正當斟酌其宜使民樂于從命耳

論帥材

人材之難而帥材爲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材因事而後顯故有天寳之變而後郭李之功昭有奉天之難而後晟燧之節著今朝廷可謂多故矣而未聞卓然稱良帥者豈循資格而不足以得其人歟將拘法制而不足以

盡其用歟昔之將帥或奮于奴隷或出于行伍皆能因時以成名而今之士大夫間乃未見何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决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足百金之士十萬以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然則付之以重任而以法制拘之使不得騁欲其有非常之功不可得也誠能略資格而取實效寛法制而責成功將帥之材出矣

論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人所不能與也昔者鮑叔牙薦管仲于桓公曰必欲治國家而伯諸侯非管仲不可于是束縛而取之魯至則三沐而三薰之饗于廟而問之政管仲乃為陳所以治國而寓兵者行之數年九合諸侯而桓公以伯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信國士無雙如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于是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以為

大將信乃為陳所以還定三秦以弱項羽之强者用其策卒破楚而高祖遂有天下太宗之為秦王也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材也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每議事帝所玄齡善謀而如晦長于斷二人同心協濟太宗多用其策卒定禍亂而身致太平蜀先主之寓襄陽也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

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而徐庶亦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見之先主三顧之于草廬之中亮乃勸先主取荆益結吴為援以禦曹公先主用其策卒定巴蜀而成鼎峙之勢由是觀之方艱難時非有卓犖不群之材烏足與論非常之功哉

論宰相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為深戒以薦進人材為職者也故以妬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茍患失之無所不至夫宰
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操規矩
繩墨陳于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茍有患失之心則阿
諛取容妄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
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夫宰相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
親附百姓一夫不獲自盡則困與成厥功進賢使能持
衆美而效之君乃為善茍有嫉妬之心則高材美器悉

損棄之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密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由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禄山則專三道勁兵卒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衆裒斂以中帝欲恨悱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税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名怨挺亂皆杞為之朱

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己短即譎奏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快快遂叛帝跳幸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于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面柔令若可親近崖穽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絶道去愛其醖籍稱美之林甫即

譎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能得於天子
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險賊陰狡賢者媢能者
忌小忤已不致死地不止顏真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即
令宣慰李希烈竟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甚復用
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
播遷事指杞即誣殺之矯譎害物雖國屯主辱猶謷言
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于如此豈非最
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

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德宗嘗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論三國之勢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三

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竒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于淮南誅呂布于下邳破袁紹于官渡進討烏桓擒馘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荆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趙遂而關隴平其規略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淝師卒無成況能長馭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北之餘假荆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

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于
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
翼羽有甘寧凌統程普黄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
以為謀主羽飛雲忠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
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
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
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
蜀奚難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

臨廣陵以望吴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耳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邪

論諸葛孔明六事與今日同

諸葛孔明既定蜀將有事于中原乃先南征既禽孟獲南中悉平上疏出師屯沔陽攻祁山三郡相應關中響震于是有街亭之戰馬謖敗而戮之將復出師又上疏條陳利害其略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弗疑也臣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
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謹陳其事如
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群疑衆難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楊羣馬玉閻芝丁立劉郃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散

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

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于是有散關之役九年復出祁山與張郃戰射殺郃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據武功與司馬宣王對壘而孔明病死於軍中夫用區區之蜀以抗強魏而孔明連年動衆未曾少休夫豈不懐安勢不得已也以謂不然則坐待亡耳觀其所陳六事與今日之勢頗同故備載之以俟識者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八